

替我的爱人代班

有一种人,不需要爱情。三四十岁了,一个人过得很好。他们的自我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圆,没有别人加入的空间。一个人还能圆满,这是天分。

我没这种天分。我看完电影想跟人讨论,回到家希望客厅已经开灯。加薪时得找人分享,躺在床上懒得数羊。我像一个梯形,等待一个头,和我拼成一个对称的三角形。

过去为了凑成三角,会很努力地追求爱情。努力到相亲,努力去改变自己。星期六晚上,我西装笔挺、换上隐形眼镜、出门前刷牙、卧房还先整理一下。约会的心情像是求职面谈,到了夜店感觉在加班。结果有很多第一次约会,很少第二次。很容易接吻,但很难感受到亲密。

现在还是想恋爱,但方法不同了。我慢慢发现:爱不是一件以量取胜、勤能补拙的事。天女散花,只是要到一堆永远不会打的电话。人海战术,自己感觉越来越像怪叔叔。到了一定年纪,就知道没有最好的情人,只有最适



合的。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心碎才搞清楚谁适合我。不适合的,还是当朋友好。

我学到的另外一点是:不适合的人迟早要分手,你扭曲自己或为难对方,只是把分手延后、痛苦加长。爱情不是赌梭哈,没必要猜来猜去。所以我不再美化自己的优缺点,第一次就让她看见。如果发现她在玩游戏,告别后不会输入她的手机号。

在遇到适合的对象前,我只能替她代班,先帮她好

好爱自己。一个人的生活要可爱,才会吸引别人来爱你。你若顾影自怜,没有人愿意走进你的视线。所以我吃最好的食物。拿着酒杯泡澡,喝不完的红酒就倒掉。我买玫瑰,插在进门后的花瓶上。听音乐会,预购票总是买两张。我让自己围绕在爱情的气氛,这样当她进入我的世界,才不会久等。

爱要练习,我借着用心爱自己,来迎接我的三角形。
(王文华)



心中事太多,失眠总缺觉。
睡前看本书,当作安眠药。
老树画



早茶闲话

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。
——“面子”重要,“里子”更重要

我想找个三观正的,可是对方非要找五官正的。
——大学就开始被家人要求趁年轻相亲的感慨

你以为买到的是“知识”,其实只是“知道”;你以为买到的是“掌握”,其实只是囤积了一堆“知道”。
——学者方绍伟谈网络时代的“知识囤积症”

人对时间的感觉,或多或少都呈现某种生命的状态。
——上班的人往往以上班、下班为时间概念,妻子通常以丈夫回家为时间概念,旅行者通常以小时为时间概念。如果身处陌生的环境,身边坐着一个陌生又讨厌的人,会以秒为时间概念

懂得了什么是体面,才能远离油腻。
——文明的自尊和自觉,决定着一个人的衣着与打扮,更决定着一个人的仪态与面容,也决定着一个人是否有刻意修持和塑造自己的内省气质



微语录

△当你遇到对的那个人,不是强烈地动心,而是长久地安心。

△好饭耐不得三顿吃,好衣架不住半月穿,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读。

△把每一句的“我不会”都改为“我可以学”你就进步得更快,尝试总比永远不敢开始要强。

△懂事只不过是生活打磨成了适合生存的模样。

△把自己想得太好,就容易把别人想得太糟。

△控制情绪,温柔说话。

(综合)

活得过瘾



“瘾”为何物?“瘾”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,由灵魂而肉体,以至灵肉无间。会过瘾的人对唯物、唯心之辩的态度是付之一笑。过瘾的那一会儿,你就是个小神仙,无所不能,无我无他,虚无无实。

假如说生命有度——把心与身的存在状态从低到高排列成刻度,那么“瘾”就是一种超乎寻常的生命度。

写作之于我,便是一种秘密

的过瘾。我每天写作,就图这份浓烈。一连多日不写,就如半打盹儿的过活,新陈代谢都不对了,完全就像犯了毒瘾的人。对我来说,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和烈度,没有达到那个敏感度、兴奋点,瘾就没过去,那一天就活得窝囊。

然而,能不能过上那把瘾,取决于你认不认真,是否全身心地投入。练瑜伽功的打坐,只有彻底投入才能进入佳境,出神入

化。而投入的过程,往往不无痛苦。

要多大的毅力才能勒住意念的缰绳呢?半点消极怠工都会让你前功尽弃!因为那涅槃般的极致快乐就在认真单纯的求索后面,就在那必不可缺的苦头后面。不认真的爱情,我不能从中获得享受;不认真做人,我就会活得不爽透。

就连最不费事的瘾也没那么好过。酒是辣的,咖啡是苦的,人间极乐之事,无不是苦中作乐。中国人最喜欢的两样东西——茶叶和白酒,难道不是滋味最复杂、最不惬意的吗?看看人们品茶品酒时的表情,龇牙咧嘴,苦不堪言。喝糖水就没有这么复杂,却也不过瘾。原来小小的受点儿罪、大大地经历一番刺激,然后灵与肉得到一种升华,这种超饱和状态,就叫过瘾。那和我每天长跑、打坐、写小说所过的瘾,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?

过瘾的本质都是要让灵魂从自己的躯壳里飞出来一会儿,使自己感到生命比原有的更精彩。这时,你愿意宽恕,与世无争——为了满足那“瘾”,你不和世人一般见识。你相信他们身不由己,而你有那样一个秘密的办法,能给自己一刹那的绝对自由。
(严歌苓)